

曾国荃派人堵住了神策门大道

说君子(69)



《乱世湘军》

关河五十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自1862年4月初起，曾国荃与曾贞幹兵分两路，曾国荃率吉字营主力、曾贞幹率坤字营等部，自长江南北岸夹江东下，从而拉开了进攻天京的序幕。

各地太平军节节败退，沿江要隘接连失守。5月，随着芜湖被攻陷，天京屏障尽失，太平军在安徽已无尺寸立足之地。曾氏兄弟顺利会师，向天京外围进逼，连克天京城南的秣陵关、城西的大胜关，二者皆为天京之雄镇，被攻克的时间仅相差一天。

1862年5月30日，曾国荃到达前线，并率主力直逼天京，在雨花台山下扎营，距天京城已仅四里之遥。曾贞幹则驻兵三汊河、江东桥一带，傍水筑垒，以保护西路的江上粮道。

自6月8日起，连续两天，天京城内派出万余太平军，向湘军营发起进攻。曾国荃将马步军数营埋伏于山后，当太平军接近营壕时，一声鼓角，伏兵自两翼抄出，反打了太平军一个措手不及。曾国荃坚不撤兵，确保了军心稳定，吉字营主力自安庆战役以来，又屡获大捷，作为久胜之师，士气旺盛，锋芒锐利，交战时无不一以当十。太平军遭到重创，大为惊惶，连忙收兵入城。

此后，天京城内要么不派兵出城，一出城即被湘军所创，洪秀全感到形势紧迫，连忙派出信使，催促李秀成、李世贤调兵前来救援。

7月2日，从苏州出发的李明成兵团作为第一批应援部队，到达天京外围，随即与湘军展开大战。曾国荃在天京城下筑内外两道壕沟。李明成兵团止步于外壕，几天后，他们再次扑向湘军营，但仍以失利告终，无可奈何之下，李兵团只得暂时退入天京。

7月12日，对王洪春元自浙江赶到，李明成及其天京城内各军与其会合，组成共约四万人的联军，分成二十余支大队，每支大队负责牵制湘军的一座营垒，另以精兵猛扑长壕。曾国荃下令所部凭壕抵抗，战斗激烈时，他亲抵一线督战，李臣典、倪桂节二将紧随左右，对其进行保护。此役，太平军受到重挫，被斩杀两千人，一时再不敢轻易出战。

不久，杨辅清、洪仁环部约两万人，自皖南败退至天京以东的雄黄镇。虽是败军，却实际成为了赴援天京的第三批援兵。7月21日，他们约合天京城内各军，分路包抄，对曾国荃大营实施了夜袭。

湘军戒备严密，太平军的夜袭并没有能够取得预想效果，在曾国荃下令实施反击后，包抄各部只得各回各家，城内出来的依旧退回城内，杨、洪部则退往城郊各垒。

第三批援兵一一落败，令天京城内真正慌乱起来，洪秀全更是惊惧交加，一面下令闭门待援，一面催促李秀成自领大军来援。

9月14日，李秀成率大军自苏州西上，取道宜兴溧阳，以援天京。此次行动，李秀成统辖大

将十三王，所部号称六十万，实际亦有十多万，一路上浩浩荡荡，声势煊赫。

10月13日，李秀成赶到天京，亲督各军，对湘军发起猛攻。战斗开始后，城内外太平军如同潮涌一般，从东西两侧直逼湘军，其战线长达五六十里。湘军腹背受敌，曾国荃令各营坚壁固守，俟太平军靠近营墙，再以排炮进行轰击。太平军宁死不退，往往炮声刚停，喊杀声又起，双方连轴厮杀，日以继夜，一刻不停。

李秀成兵团配备大量洋枪洋炮，作战时，射出的子弹密集如雨，开花炮弹不断呼啸着落入湘军营中，场面惊心动魄。湘军在洋枪洋炮上不及对方，好在用于攻城用的土制火药、火球、火箭储备较为充裕，于是便抛掷火球进行反击，在太平军逼近时，也偶尔组织反冲锋，靠白刃冲杀来缩小双方在武器方面的差距。

22日，战况进一步升级。太平军把装满泥土的箱子堆垒起来，作为巨型盾牌，通过“巨盾”的掩护，棚炮被运至湘军副后营的壕墙之外，对湘军阵地逼近直轰。威力强大的炮弹射出后，石飞墙倒，硝烟满营，副后营陷入混乱，太平军趁势发起冲锋，他们背负木板，肩挑草土，用于填塞和跨越壕沟，继而蜂拥而进。

闻知副后营将被突破，曾国荃忙率亲兵赶到现场督战。湘军弁勇手握长矛，以击刺进行阻杀，悍将倪桂、萧开印更是身先士卒，锐不可挡，各自勇斩数名太平军的厉害角色。经过一番浴血厮杀，湘军才渐渐得以稳住阵脚，此役，吉字营伤亡倍增，倪桂中炮身亡，曾国荃也受了伤，左边脸颊被流弹击中，血流满腮，但为稳定军心，在包裹伤口之后，他仍然照例巡视各营。

十个昼夜的激战，湘军依靠自己的悍勇逼退了太平军。10月23日，李世贤自浙江率五万援军来到天京，与李秀成的部队会合，号称八十万大军，继续对湘军发动攻势。其间，太平军采取地道作业的方式，试图突破湘军营垒，在爆炸声中，湘军营墙被轰塌数十丈，数千名太平军敢死队员口衔利刃，从缺口处冲了进来。

在地道被引爆时，湘军均匍匐在内壕之中，尘土刚落，各分统、营官、哨官便带头反击，先扔掷火球，再发射枪炮。经过长达六个小时的拼杀，湘军又得以重新堵塞了缺口，已经自缺口拥入的太平军被全部歼灭。光是在这一场战斗中，湘军就有百余人战死，三百余人受伤，分统朱洪章亲自上阵投掷火器，战斗结束时呼喊亲兵，却无一人应答，环顾左右，发现所有亲兵都已死在自己身边，周围仅其一人得免。

地道战受挫后，太平军虽然仍在不断发动进攻，但声势和规模都越来越小。11月25日，李秀成、李世贤大军被迫全部撤出天京。至此，天京城下的攻防战已进行了四十六天，太平军被歼灭五万人；包括吉字营在内，湘军也阵亡了五千人，活下来的将士个个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曾贞幹本身就有病在身，作战期间过于劳累，致使病情加重，不久就去世了。

在解除自身所面临的威胁后，曾国荃采取逐点进攻战术，对城外要隘逐一发起猛攻，并接连得手。1863年11月25日，曾国荃分兵进扎孝陵卫，至此，除城北神策、太平两门外，其他各门都已无法对外联络。天京攻守战的主要内容，由对外围要隘的争夺，转为对城墙的攻守。

天京城墙既高又厚，吉字营洋炮不多，唯有采用穴地攻城的老办法，也就是挖掘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自进屯孝陵卫后，曾国荃即命令部队挖掘地道。12月中旬，地道挖成，12月15日，曾国荃下令引爆炸药，神策门城墙被炸塌十余丈，月城被炸为平地，但紧接着冲上去的湘军却被月城的横沟挡住。太平军把几十桶火药一排排扔下来，致使湘军前锋三百余人阵亡，行动亦宣告失败。

几天后，李秀成自苏州赶回天京。李秀成劝天王放弃天京，西进皖赣直至川鄂，另建根据地。对于李秀成的谏议，洪秀全不仅断然拒绝，而且严加斥责，坚持说自己负有天命，不能离开天京。李秀成无奈，只得遵其意旨，留天京负责城防，这样，太平天国徐图振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丧失了。

1864年3月2日，曾国荃派马步军堵住了神策门大道。到此为止，湘军对天京的合围完全收拢，外部通向天京的补给线被彻底截断，距城百里之外的重镇或县城，也均有湘、淮军驻守，天京攻坚战已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天京城周边的长度有一百里，吉字营环绕着城池，在城门外逼城筑垒，用以掩护地道的开挖，地道前后一共挖了三十四条，其中一条通向南门，其余三十三条通向朝阳门至钟阜门。

内容简介

《乱世湘军》是关河五十州全新的历史小说，小说沿着湘军从最初的雏形到正式组建及至发展壮大时间脉络，通过一系列著名的战役详尽再现了湘军波澜壮阔的历史始末以及一个个热血将领的生动形象。比如组建了湘军雏形的江忠源，蓑衣渡一战，他仅凭区区千人，差点全歼太平天国全部兵力；比如采用两地打援策略的胡林翼；比如孤胆英雄鲍超等等。所有这些将领在一次次军事行动中渐渐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同时又合为一个整体，把湘军能征善战、有勇有谋、敢拼敢冲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简介

关河五十州

江苏常州人，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已出版《一寸河山一寸血》《战神粟裕》《彭大将军》《谋帅刘伯承》等多部作品。

(十一) 尽于忠者为君子。“忠”作为一种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忠德”都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孔子提出了“文、行、忠、信”作为他教授学生的四个课程内容，称为“四教”，“忠”在其中。孟子将“忠、信、仁、义”视为“天爵”，“忠”在其中。《周礼》将“智、仁、圣、义、忠、和”视为人应遵循的六种德行，称为“六德”，“忠”在其中。由宋代人概括总结的八种基本德行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八德”，又称为“旧八德”，（“礼义廉耻”被春秋时期的管子称为“国之四维”），“忠”在其中。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种德行，又称“新八德”，“忠”在其中。

在所有中华传统美德中，如果要选一个德目可以成为所有美德的共同基础、共同准则的话，那么答案就是“忠德”。之所以如此，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忠德本身是一个解决人心、人德、人行由内到外的德目。因为所有成为道德性的存在，它必须关照和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内在的心性，二是外在的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将其称为“德行”。《周礼》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内为德，施之为行”。要明白和理解这一点，又必须知道“忠”字的本义及其多重内涵。

“忠”字是由上面一个“中”字，下面一个“心”字所构成。从其形和声处就可知，“忠”是要解决“心”的位置和状态问题。“中心为忠”表示的是心要处在中间的状态。如果将心处上了就变成“志”字，如果处下了就变成“恚”。“志恚”就会心不安。所以《说文解字》说：“忠，敬也。从心，中声。”而《周礼·大司徒疏》直接就说：“中心曰忠”。《玉篇》也以“直”字来训“忠”，“忠，直也”，此之谓也。还有“惟正是忠”之说。中也好，直也好，正也好，它们都是共同强调要让“心”处在一个不偏不倚的端正的状态之下。除了在心之位置的意义上来解释“忠”字以外，中国古人和思想家还从心之程度的意义上来解释“忠”字。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补注中说：“尽心曰忠”。《增韵》说：“忠者，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忠经·天地神明章》说：“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司马光在其《四言铭系述》中说：“尽心于人曰忠”。以上是用一个“尽”字，一个“一”字来表示对“心”之程度的要求。所谓的“尽心”“一心”就是要让“心”处于完全的、完备的、彻底的、精一的专注程度。通俗地说，就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为了他者。“心”达到了完全的程度，那么这种程度是对应什么样的心之属性的呢？这乃是“忠”字所要回答的又一个问题。《广韵》说：“忠，无私也”。《忠经·天地神明章》说：“忠者，中也，至公无私也”。“忠者，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六书精蕴》说：“忠，竭诚也”。以上就是我们从心之“中”“直”“正”的位置，心之“尽”“一”的程度，心之“至公”“无私”“竭诚”“不欺”的属性三个方面呈现和解释了“忠”字的本义。

正因为“忠”以“正”而显示了其本质特征，所以作为包括内外德行的“忠德”自然地具有和承担了所有道德之正的性质和任务。《左传·文公元年》指出：“忠，德之正也”。《孔子家语》也同样指出：“忠，德之正也”。也就是说，忠是德行纯正，或者说忠是体现德性的纯正性。

“忠”的本义以及“忠德”使得所有德行的纯正和端正本身就说明“忠”具有了成为诸德的基础性、根本性、前提性、内在性、统摄性的功能及其意义，从而使得忠德成为了一个整体性范畴。通俗地说，所以能被称为“美德”的德目，它们一定是首先要符合“中”“直”“正”“尽”“一”“至公”“无私”“竭诚”“不欺”的属性的呢！否则所有德行都会流于虚伪、变质的境地。实际上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忠”德的这一点。《礼记·礼器》说：“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敏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意思是说，在君子看来，甘为众味之本，所以能接受五味的调和，白是五色之本，所以能接受其他的色彩，所以学礼得到忠信的人最为可贵。诸葛亮在其《兵要》中也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亡。”这都是在强调“忠”在诸德中的“底色”“原味”“本体”的作用性。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乃是在于君子所必备的内在品质、品格。而君子内在的品质、品格也正是构成了君子“行道德”的“底色”“原味”“本体”。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08)